■責任編輯：陳敏娜 2015年3月5日(星期四)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
傳真：2873 2453 電郵：feature@wenweipo.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

翠袖乾坤 連盈慧

三個開心紅包

日前乘搭隧巴，車廂對座的中年印度女子和她三個兒女，都穿着一身整齊新衣，兩個哥哥約八至十歲，小妹妹約五歲，也許因為年紀最小，媽媽為她悉心打扮過，漂亮趣致，特別吸人眼球，小女孩發現我注視她，也定着眼睛凝望着我，我豎起大拇指讚她，她會意笑了，隨即兩隻小手，拇指貼拇指，食指貼食指，拱成心形跟我打招呼，看她那麼可愛，就給她和她的兄弟每人一個紅包，小女孩拆開封套，看到她沒見過的鈔票，問她哥哥是甚麼？哥哥也掏出紅包的鈔票，興奮地告訴妹妹和媽媽：「五十蚊呀！」她媽媽向我點頭致謝後，半笑罵他們沒禮貌，說紅包不可以當人家的面拆開，還教兒女說恭喜，三個小朋友便齊聲拱手說：「身體健康！新年快樂！」說的居然都是字正腔圓的廣東話，於是明白到，這個印裔家庭，早就已經投入香港華人社會，媽媽可能還是移民第二代，不然廣東話不會說得那麼好，因為很多上一代居港的印度人，很多都能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，這媽媽對中國風俗習慣的熟悉，便很有可能源自父母。

在中國人的節日裡，一家人穿得那麼得體，很明顯是出自對別人國家的尊重，尤其使人感動的，還是對小兒女的教養，看到讚美的大拇指，小女孩收到訊息後，不是平時飽受家庭「愛的教育」，怎會第一時間手指靈活勾出心形回報，這種出於中國傳統家庭的教養，在這城市已漸漸式微，曾經就聽過有些父母得意地對人說：「我這個兒子，沒一百元的利是都看不上眼。」那種功利主義教育，真的教人寒心。

異族人士新聞，負面正面都有，新一代的異鄉異客，不懂入境問禁，難免一時未能投入新的環境，但是如果父祖輩早二三十年已落地生根，愛上自己居住的地方，而又融入當地文化，自力更生，少了怨氣，自然生活過得正面，眼前這家印度人就是了。

海闊天空 蘇狄嘉

橫濱港未來21區

逗留橫濱大半天，時間有限，景點眾多，惟有取捨，以橫濱港未來21區為遊逛重點。

港未來21區是在一九八九年曾舉辦橫濱博覽會的舊址上興建，代表着橫濱的新開發區。摩天樓群、酒店、會議中心、購物中心、遊樂園、帆船「日本丸」等各種各樣的現代化辦公、商業設施，鱗次櫛比。黃昏時分可在此欣賞到橫濱COSMO樂園的大型摩天輪、幢幢高樓大廈、橫濱跨海大橋等交相輝映的美麗迷人夜景，令人難忘。

陸標塔大廈是地上七十層、地下三層、高二百九十六米的超高層大廈，是代表橫濱的象徵性建築，也是日本第二高摩天大樓。陸標塔大廈內設有購物區，集中了近百家著名時裝店和餐廳等商業設施，與其相鄰接的還有賓館酒店、辦公區，以及位於大廈六十九層的展望平台「Sky Garden（空中花園）」，由此可眺望橫濱三百六十度全景，無限風光，盡覽無遺。

船塢公園（Dockyard Garden）是在一八九六年建成的舊橫濱造船廠二號船塢的基礎上，加以復原和改造而形成的公園，也是日本現存最早的商船船塢，同時還被指定為日本重要文化遺產。

船塢公園位於陸標塔的東側，整個船塢用巨大的石塊砌成，氣勢宏偉，高低錯落有致，尤其是黃昏時分，在燈光照射下，眼前浮現的情景，令人聯想起古羅馬鬥獸場，充滿幻想氣氛。這裡經常被用來作為舉辦各種戶外演出活動的場所，沒有活動時，便成為遊客們休息的場所。沿船塢地下一、二層是各種餐飲店，在這裡可以品嚐到非常美味的蛋包飯！

琴台客聚 胡野秋

被綁架的孔子

細數起來，孔子肯定是中國歷史上最風光的人，同時也是被誤解最深的人，此外還是活得最累的人。

先說他的風光。二千五百多年以來，被中國人時常掛在嘴上的，非他莫屬。當英雄的和當強盜的，不管真心假意，都會對他磕頭。無論是皇帝老子，還是美女佳人，只要退出歷史舞台那就算真退了，轉眼了無痕跡，唯有這個生前只做了幾年大司寇就下了台的官兒，仍然風光無限。他生前大多數時間只是個教書匠，雖然教出了七十二名賢人，但一直沒有先富起來，以致於被後人總結出「百無一用是書生」的教訓。除了做教師，就是當說客，有點像今天的策劃大師，遊走於戰國諸雄之間。又由於他不像當下的策劃大師們那樣可以左右逢源，他只偏愛齊國魯國，所以常常處於危險中。而且在非市場化的時代，他的那些點子也變不成票子，所以死時寂寞，他的風光和地位都是死後謚封的。

再說他的被誤解。按道理一部《論語》足以讓孔子立於萬世，但恰恰是這部一萬多字的書，讓這個老夫子成為後人研究的難題，連最基本的白紙黑字都被解讀成截然相反的意思，看看今天的各種翻譯本，就知道老先生的這本書被謬讀千年，尤其是讓他成為「女子與小人」最痛恨的人。這種字面上的誤解倒也罷了，最麻煩的是在不同的時代被人拿出來鞭屍，一旦有甚麼國勢衰微，困厄臨頭，大抵都要算到他的賬上，因為從人文根脈上梳理，一般都會梳理到他那兒去。到當代還落下個「孔老二」的稱謂。個中酸甜苦辣，不知他老人家是否地下有知？即使知道也說不出來了。

在風光和被誤解之後，孔子累了，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下，尤其累。這幾年突然一股腦地國學熱，而且主要是孔子熱。《論語》以及它的註釋、解讀、心得，已經成為書店賣場裡最壯觀的一角。打着孔子名義的學校遍佈全球，如今影視劇也不甘落後，自然要分一杯羹。假如不是有廣電總局在那兒多管閒事地卡一道，我估計現在肯定是與孔子結伴而行了。無論怎麼弘揚孔子，我都是沒意見的，孔子成為偶像，肯定比秦始皇成為偶像要好一千倍。

但問題在於，我們今天是把孔子當商品用，而且是速食商品，像公仔麵一樣，甚麼時候想吃就泡上一碗。中國早在一九四零年就拍了《孔夫子》，後來台灣、香港和內地又陸陸續續拍了若干部關於孔子的電視劇和電影，但這些關於孔子的電影，有哪一部是抱着認真、嚴謹，甚至應該是虔誠的心態去拍的？還真看不出來。如果有的話，就不會讓我們不斷聽到雷人的話，導演胡玫教導我們：「我不會拍成主旋律的電影，我們需要藝術，但更需要票房。」演過孔子的周潤發教導我們：「我可沒讀過《論語》。」電影《孔子》投資方一位老總教導我們：「我們拍《孔子》最大的好處是不用宣傳，整個連宣傳費都省了。」類似的教導還很多，可見在這些「電影人」的眼裡，孔子就是他們的搖錢樹和聚寶盆。孔子生前沒掙到錢，死後卻還在替後人掙錢。你說他能不累嗎？在這種扎堆的商業化操作中，文化被金錢綁架，在所謂票房的上升中緩緩墜落。這是孔子的悲哀。其實也就是中國文化的悲哀。

米蘭昆德拉最著名的小說叫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》，對於孔子而言，就是「生命後不能承受之重」。

百家廊 卞允斗

童年元宵情

「正月裡來，正月正，正月十五鬧花燈。」半個多世紀以來，這段鄉音一直繚繞在耳邊。我曾記得，每逢過了大年初一，孩童們就盼着過十五，因為過十五比過年還熱鬧，有好吃的、有好玩的，還有好看的，更有好樂的。

說起好吃的，非湯圓莫屬了，這種食物是元宵節的代表作。湯圓又叫元宵，這與元宵節的來歷有着密不可分的關聯。元宵節的來歷說法頗多，正月十五是大年後的第一個節日，正月是農曆的元月，古人稱夜為「宵」，正月十五為元宵節是比較通俗的詮釋。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個月圓之夜，也是一元復始，大地回春的夜晚。元宵節又稱為「上元節」，人們對這個節日的重視程度不亞於過年，通常把元宵節作為過大年的延續。

據說，自宋代起，漢族民間就流行了正月十五吃元宵的習俗。元宵又名湯圓、湯團、圓子等。久而久之，元宵節吃元宵，是全國各地的共同習俗。吃元宵寓意深刻，它是家庭團圓的象徵，寄託了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望。人們普遍認為「天上月兒圓，碗裡湯圓圓，家人得團圓」。

我喜歡看媽媽製作湯圓，那時食物短缺，沒有多少原料，只好將大紅棗和紅小豆煮熟搗碎，放上少許紅糖，然後放在盛有麵粉的簸箕裡滾。自製的湯圓成型後稍微晾一會兒，待湯圓堅挺後用水煮熟，一家人吃着香甜可口的湯圓，那種滋味無以言表。現今，湯圓已經成為了商品，超市裡琳琅滿目的湯圓，給人們的舌尖增添了口福，也為商家賺足了票子。

好玩的那就是「滴滴金兒」了，元宵節的晚上，小頑童們撂下飯碗跑到大街上，都可着勁的燃放「滴滴金兒」。「滴滴金兒」有購買、自製、秸稈三種，從集市上買來的「滴滴金兒」是鞭炮作坊製作的，也就是在製作鞭炮引線時，專門製作的火藥引線。相傳，這種火藥引線自北宋後期就出現了。南宋人周密《武林舊事》中載：每年的元宵節，宋都臨安（今杭州）要在皇宮中張燈結綵，「殿司所進屏風，外畫鍾馗捕鬼之類，而內藏藥線，一燃而連響百餘不絕。」這段話裡所說的藥線，就是最早的火藥引線，也是最早的「滴滴金兒」。

再一種是自製「滴滴金兒」，用豆秸、木炭、硝鹽研成黑色的粉末，再用火頭紙包起來搓成線狀，燃放時拿着沒有火藥的尾部，點燃後冒出火星，伴有啪啪的響聲。第三種就是人情菜的秸稈，人情菜也叫反枝莧，是一年生草本莧科植物。我家座院裡就種植了人情菜，每年秋後收穫後，種子做年糕，葉子做菜吃，秸稈捆起來做燒柴。小夥伴們把這些秸稈當成了寶貝，手拿點燃的人情菜秸稈，左右對戳發出火星，別提有多麼好玩了。一般情況下，放「滴滴金兒」前後持續六七天，這才過了燃放的癮。

最好看的就是花燈了，童年時農村的花燈很簡單，大都是自己紮製的燈籠。紮製燈籠也不複雜，有的用竹子或者葦子製作燈籠框架。手紮燈籠的製作流程一般經過破竹（葦）篾、泡竹（葦）篾、紮燈籠、整形、收口、糊紙、美化等七道工序。有的用木製，先打四方底座和封口，而後用玻璃或者燈籠紙糊起來即可。無論哪種做法，燈籠紮好後，放進油燈碗或者蠟燭，點燃後掛在大門口。元宵節的晚上，孩子們手提燈籠聚在一起，比比誰家的燈籠好看。

元宵節的夜晚是五彩繽紛的夜晚，大街上燈籠閃爍，男女老少聚在一起欣賞燈籠。有文化的主家還在燈籠上寫上燈謎，讓大家來猜。猜燈謎也叫打燈謎，據老人們說猜燈謎是老一輩傳下來的，大都是猜字或者物品。有幾個燈謎仍然留在我的記憶裡，比如：土生土長（打一食物），謎底是糧食；三個湊在一起（猜一字），謎底是全；腳像牛，身像狗，頭長角，八字鬍（打一動物），謎底是羊；紅娘子，上高樓，心裡疼，眼淚流（打一物品），謎底是蠟燭等等。

元宵節觀燈還可以測試年景，人們從風向及大小來判斷收成，從天氣陰晴來預測年景是否風調雨順，人人都期盼年內五穀豐登，六畜興旺，國泰民安，日子愈過愈紅火。倘若「正月十五雪打燈」，那就是瑞雪兆豐年了。

也許是我對觀花燈情有獨鍾的緣故吧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，我擔任了縣委宣傳部長，為了活躍城鄉傳統文化，在過去縣城元宵燈會的基礎上，又在全縣推行了元宵鄉土文化大展演活動。縣城的元宵燈會從正月十三試展開始，一直持續到正月十八。元宵節當天還要舉行民間藝術匯演，踩高蹺、跳鼓子秧歌、舞龍舞獅，各個鄉鎮把本地最拿手的絕活集中到縣城來展演。民間藝術和花燈會有機結合，形成了鬧元宵的大氣場。鬧花燈也是隨着時代的變遷而與時俱進，時下全國各地都有地方特色節目。儘管舉辦者年年都有創新，但是萬變不離其宗，主題項目還是古老元素居多。

說起好樂的，那就是正月十五唱小戲了。我自幼喜歡展示自己，用大人們讚揚的話說「這孩子愛唱愛跳，真是個活寶」。少年時代，我是村裡唱小戲的「當紅演員」。文革前，每逢年後走完了親戚，從正月初七開始，青年們就主動組織起來編排節目。那時的節目很簡單，沒有歌舞和小品，只有小戲曲和快板書，那些小戲曲也都是反映現實生活的獨場戲。我清楚地記得，每年必唱的小戲曲有呂劇《送肥記》、《送豬記》和《借年》。單說《送肥記》，一個青年人，他在撿來的糞便如何處置問題上，與父母意見分歧，父親說上自留地，經過父子之間的對台戲，最後還是把肥料送給了生產隊。

我最得意唱的是小歌劇《都願意》，劇情表達的是兒女親家圍繞着蓋婚房發生了矛盾，最終結局是婚姻新事新辦，把蓋新房的磚瓦木料用在集體蓋倉房上。在這場一個多小時的劇裡，我飾演潑辣的婆婆，滑稽的動作、捏聲捏氣的唱腔，引得全場觀眾捧腹大笑。屈指算來，在每一個小戲曲中，我基本上都飾演中老年女角，最醜陋的角色是在《三世仇》中，飾演了遭地主活扒皮的小婆子三水狼，這才得了一個「假娘們」的綽號。文革以後，樣板戲成了主演節目，我也有幸飾演了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少劍波，此後，為我綽號正了名。

年復一年，不經意之間，我已經從小頑童變成了老頑童，在這人生演變的過程裡，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元宵節。說實話，在回味歷年的元宵節之時，心裡總留戀童年時的元宵節。時下，好吃的比那時豐富多了，雞魚肉蛋總比缺肉少油的食物有營養，可能平時食用的過多，感覺不出香甜來了；好玩的鞭炮和「滴滴金兒」，早已經淡出了自己的喜好；好看的鬧花燈，今昔對比模樣大變，聲光電技術被廣泛引用，踩高蹺、跑秧歌、舞龍舞獅也是花樣繁多，卻沒有昔日的土腥味；好樂的更是錦上添花，從中央電視台到地方電視台，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，文藝戲曲節目精彩紛呈，可能是審美疲勞的緣故吧，很少激起內心樂的細胞。

常言道，「花無重陽日，人無再少年」，常懷童年之情可讚，假如糾結在昔日情懷中不能自拔，那就是不明智的思維了。時代在變，節慶文化也在改變，人的審美觀念也應隨之改變。人老心不老，永遠懷着一顆童心面對時代的發展，才能跟上時代的步伐，才能不被新生事物所拋棄。

■孩子們愛元宵節看花燈。網上圖片

七嘴八舌 小臻

子女也有責任愛護父母

特首女兒梁齊昕雄心萬丈闖影壇成為新聞人物，戲未拍已滿城風雨，在剛宣布她將夥拍李逸朗（Don）出演導演劉俊輝執導的新片《男極探射燈》時，相信行內人都會奇怪，梁齊昕拍片無可厚非，只是是否應該小心選擇適合的製作才開始？事件發展一如所料，是非多多，最終弄到要由法律解決，好事變壞事，可惜。

記得劉導一開始時表示與齊昕多番傾談，了解其心態，很有信心與齊昕合作，既然如此為何那麼快反面？忽然召集傳媒再開記招，現場的布條仍然寫着「梁齊昕」三個顯眼大字，讀出聲明，指她失去聯絡，態度一直模棱兩可，因此到原定三月八日開鏡計劃被迫推遲，現在大失預算，全體劇組演員，加上已預約的攝影器材，損失達七位數字云云。

導演急於開拍，主角未到位，焦急、不開心是正常的，但導演如何與齊昕溝通，自己應心中有數，亦應該明白齊昕的處境，和知道傳媒訪問一定找最尖銳的問題挑釁，看完報道就激動，高調「開火」似乎不智，除了給人借齊昕做宣傳感覺外，還沒有給空間予雙方互相和解。

如今齊昕透過好友鄭紹康向各傳媒發出聲明：「事件已交由律師處理……一切會按香港法律辦事。」並向劉導發律師信。而劉導收信後都交由律師處理，雙輸。不過，相信問題最終可以解決的，不須弄上法庭。正如劉導講他信佛，若與齊昕未能合作，只能慨嘆彼此無緣。最多易角，可能不用因齊昕的身份而綁手綁腳，更發揮得淋漓盡致。齊昕也不過是新人，而且當初找她也有噱頭成份，如今宣傳效果已經達到，就不必太執着。放開些吧！

臨時換角在娛樂圈常發生，只是對一個新人來講肯定會有不利影響，事件對齊昕應該是好的教訓，闖娛樂圈不是那麼簡單的事。筆者無意貶低劉導曾開拍多套三級片就不是好導演，正如多位影帝都拍過三級片，只是演員應該弄清楚劇本、導演風格才合作，以便減少爭拗。時下年輕人往往過度自信，以為甚麼也可以自己弄妥，結果易出問題，為父母增添無謂的煩惱。特首就最為難，既要尊重女兒的意願，又要盡父母責任保護子女，但做甚麼都會被放大審視。作為有智慧的子女也有責任愛護父母，應懂得如何避免將父母陷於尷尬困境。

隨想國 興國

人口爆炸

過年期間，一家三口去看了場電影：《皇家特工：間諜密令》，場面熱鬧花巧，毫無冷場，娛樂性十足。如果劇情有甚麼值得思考的，就是片中的奸角為了讓地球不致毀滅，免費贈送裝在電話內的軟件，裝了之後，從電話上打出的一切動作，都是免費的，但內裡卻藏着大陰謀，就是受奸角操縱，如果把聲波提高到某個程度，有這個軟件的電話的人，便受聲波控制而發狂地攻擊任何人。奸角的目的，是世上人口太多了，製造太多廢氣，會令地球被毀。所以，他利用這個聲波來讓人互相殘殺，令人口大減。那麼可供思考的，便是現在世上的人口是否來到爆炸點上？

二三十年前吧，我一直認為世界需要戰爭，因為人口實在太多，沒有世界性的大戰，如何減少人口？但我終於發現，戰爭其實一直在打着，只是不是世界性的，而是基於掠奪資源的地區性戰爭。這樣的戰爭，有時是受控制的，受到控制的資源，便可以操控價格。不受控制的，如伊斯蘭國，被消滅的是不同的種族和貧窮人口。

這令我想起托瑪．皮凱提的《二十一世紀資本論》，作者在「引論」裡說：「馬爾薩斯牧師在一七九八年出版的名著《人口論》中，提出比楊格更極端的看法。他和同胞楊格一樣對於法國的政治情勢感到非常憂心，認為要避免同樣情形在英國發生，必須立即停止對窮人的任何救濟措施，並且嚴格控管貧民的出生率，否則全世界終將走向人口過剩、混亂與貧窮。」（詹文碩、陳以禮譯）

當年讀大學時，也覺得糧食不足，人口終將爆炸，如今看來，人口並沒有爆炸到不夠資源養活的地步，只是資源都被掠奪了，財富只是集中到極少數人手裡，導致貧窮的人口愈來愈多，相信這是新的人口論的問題吧。未來人口爆炸的臨界點，會不會是發生在財富集中的人口太少之上？

獨家風景 呂書練

兩個「春天」

月前無意中看了內地電視劇《愛在春天》，乍看有點韓劇風格——人美、景美、故事美、愛情更美，包裝華麗，對白精緻，情節迷濛，若真若幻，只覺得主題曲和主角名字似曾相似，後來才知是《我和春天有個約會》改編版。

這齣《春天》的劇情框架取自寫實風格的杜國威原著，但為了迎合內地觀眾口味，故事由上世紀六十、七十年代的香港改為三十、四十年代的上海，女主角依然是姐妹情深的麗花皇宮夜總會四位歌女，男主角依然是樂師沈家豪。

港版《春天》於九十年代初由香港話劇團首演，以濃郁的生活氣息和懷舊情調，配以熱烈的歌舞，打破當時舞台劇的沉悶格局，也帶動起本土題材熱，後經高志森搬上銀幕後，再以商業化運作形式重現舞台，叫好叫座，成為一時熱話。《春天》的成功及其演出模式可說是舞台劇走向大眾的里程碑。

由於場景和背景改了，加上片長關係，增添了些人物和情節，女主角姚小蝶是位私生女，生母原為紅歌星，跟已婚商人生下她後，被人追殺而失散；二十年後，生母作為黑幫老大的遺孀回到上海，母女相識而不相認；到了相認時，卻親睹生母死在其情敵槍下。

她和沈家豪的情約也由二十年縮短至十二年，從美國回來的家豪雖然帶回鳳萍的兒子，卻是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完美結局。另一女角蓮茜雖是孤女，卻敢愛敢恨兼聰明任性，愛上抗日青年，更愛屋及烏地加入抗日組織，參與刺殺日本軍官行動。所以，這個內地版被歸類為「言情劇集」。

港版的姚沈之戀雖然浪漫淒美，但經過歲月的洗禮後，卻是無言的結局。因為家豪在越戰期間在西貢難民營找到已失去雙親的鳳萍的兒子時，遇到槍戰，一位越女因為救他而中槍癱瘓，他不得不照顧該越女一生……

記得亞視版姚小蝶（鄧萃雯飾）在聽了家豪的失約故事後，雖然感動得淚流滿面，卻情緒激動地發出多情女人的怒吼：「沈家豪一向都咁偉大，為了其他人可以犧牲任何東西，包括金錢、事業，甚至感情，但是，為甚麼你對全世界都咁偉大，卻偏偏對我如此殘忍?!」

兩齣劇集對結局的安排，反映了兩地創作人的人生體悟和生活態度，內地版追求唯美，港版直面殘酷的現實。